

《哥达纲领批判》中分配思想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

叶阳玉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湘潭市，411100；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共同富裕，既需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分配思想的价值支撑。《哥达纲领批判》的分配思想体现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之中，他重新界定了自身分配思想的核心内容。对马克思分配思想进行时代双重透视，在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把握分配思想的阶段性特征，分步骤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分配思想的物质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坚持马克思分配思想的基本立场，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的新时代共同富裕。

关键词：马克思分配思想；《哥达纲领批判》；共同富裕

DOI：10.64216/3080-1516.25.10.06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想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则必须“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好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理解和研究《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分配思想，构建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能够夯实共同富裕的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性的进步与繁荣。

1 马克思分配思想的理论内涵

1.1 生产决定分配

《哥达纲领批判》一开始就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是作为分配思想的逻辑起点，主张社会成员应基于平等权利获得全部劳动产品。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论断所蕴含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倾向，并对其进行根本性批判。他明确指出，劳动并非财富的唯一来源，因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本身并不直接构成财富的独立源泉。只有当劳动者与特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实现使用价值的创造。拉萨尔片面强调劳动的作用，却回避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这种理论局限既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分配正义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阐释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整体性逻辑，“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分配理论建立在两大核心

命题之上。首先，生产对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内，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直接规定了相应的分配形式。其次，分配制度始终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演进。马克思强调，分配结构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具有历史同步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体系逐渐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水平，最终能够体现进步生产力要求的社会结构所扬弃，这一历史更替过程推动着分配制度的演进与变革。

1.2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分配逻辑

拉萨尔提出的“分配决定论”，仍建立在资产阶级观念之上，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分配观。《哥达纲领》所构想的分配方案试图通过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来确立分配正义，未能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经济关系。在资本增殖的驱动下，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暴力压迫等手段强化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产阶级所处困境与分配失衡的深层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在这一制度下，劳动者被迫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其主体性被消解，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夺取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通过阶级联合彻底废除私有制。

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理论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在于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

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一举措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提供了根本保障,为实现公平分配筑牢了制度基础,让公平分配从理论设想走向现实成为可能。

1.3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演进过程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拉萨尔提出的分配实践路径进行了批判。首先,将劳动解放狭隘理解为与工人阶级相关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这种划分将其他社会阶层简单归类为“反动势力”存在偏颇。其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拉萨尔派主张废除工资制度背后的理论来源—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这种论述不仅扭曲了贫困问题的根源,还为资产阶级推卸造成的社会危机责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共产主义初级形态中,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将遵循“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一分配方式既体现着对旧社会法权观念的超越,又保留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渡性特征。“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社会确立了按劳分配原则,但由于该阶段脱胎于旧有制度,仍残存着资产阶级观念。只有发展到高级阶段,当物质与精神条件充分成熟后,社会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机制已不再局限于对个体物质资料的简单配置,而是超越了资源的经济属性,指向了更为本质的人的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维度。

1.4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拉萨尔在分配理论构建中,未能触及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指向。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以现实的人及其需要为根本出发点,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在社会生产中,分配不仅服务于再生产过程,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维需求。要破解资本主义收入两极分化的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分配制度的价值基础,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作为衡量分配正义的最终标准,建立真正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分配体系。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中,分配正义的终极关怀在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形态被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分配理论不应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资源配置,而应上升到人的自我实现与个性发展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社会成员在物质充裕与精神丰盈的统一中实现个性充分发展,达到人的真正自我实现。

2 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分配问题

2.1 生产力水平对社会收入的制约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分配二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依托优越条件成为经济与创新高地,居民收入提升;西部地区受自然、交通制约,生产力发展滞后,导致收入分配受限,形成东西部收入失衡格局。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与整体水平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逐步打破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社会收入的桎梏,实现社会收入的合理增长与公平分配,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

科技进步引发就业结构两极化与行业分配失衡,凸显按劳分配默认天赋差异导致不平等的内在局限。当前中国处于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转型的关键阶段,分配问题更显紧迫;传统行业劳动力因工作特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致使脑力与体力劳动的价值创造及回报落差显著,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分配不平衡问题愈发尖锐,影响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2.2 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与不公

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城市比农村普遍发达,城市人均收入水平比农民收入高,这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领域,吸引了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持续涌入。农村地区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薄弱以及产业结构单一等多重因素,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日益拉大,进而造成全国收入分配呈现出城乡二元化的不平衡格局。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城乡、区域间教育资源悬殊,虽然义务教育已经在中国普及,但优质师资、教学设施等大多集中于城市与发达地区;优质医疗集中于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区域,偏远地区患者就医困难,医保覆盖与报销也存在差异。

3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分配思想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

3.1 把握分配思想的阶段性特征,在新时代分步骤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必须牢固树立“两个毫不动摇”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基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打破旧有的阶级统治体系,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取代私有制。同时，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完全按劳分配，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尚难全面实现。大量社会生产活动仍需借助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进行组织与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其推进路径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至“十四五”末，要使共同富裕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差距开始稳步收窄；第二阶段到2035年，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更高质量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普惠均等；第三阶段至本世纪中叶，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和实际消费能力差距回归至社会可接受的合理区间，形成共建共享、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

3.2 夯实分配思想的物质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分配机制的完善始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实施离不开物质条件的保障。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不仅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共同富裕所需资源的积累规模。必须牢牢把握“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原则，从供给端破解分配难题。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高度发达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准确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高质量发展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稳定，才能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3.3 坚持马克思分配思想基本立场，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共同致力于解答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回应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社会朝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根本属性，深刻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人民至上执政理念。在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中，坚持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人民，并将作为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实践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持续优化，民生福祉水平实现显著跃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已在事实上夯实了促进共同富裕所需的制度基础与社会条件，开启了迈向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将继续指引我们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应当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举措，将马克思分配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创新，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06版。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 [6]于褚.《哥达纲领批判》的分配正义思想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价值[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5):29-42.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 [1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6.

作者简介：叶阳玉（2000-）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